

笔走皇林村



[法] 卢 岚◎著

“情结中国”栏目中的法国作家，大抵与中国有或深或浅的关系。有较长时间作为外交官生活在中国的克洛岱尔，圣琼·佩斯；有醉心于中国文化的谢阁兰；有中国问题专家佩雷菲特；有出生于中国的博达·吕西安；有作为侵略者来到中国的洛蒂……他们以不同的角色和态度来到中国，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

**Cahier de
Bois le Roi**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笔走皇林村

「法」卢 岚◎著

Cahier de
Bois le Roi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笔走皇林村/(法)卢岚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8

(世界文学第一线)

ISBN 978-7-5117-0506-8

I. ①笔…

II. ①卢…

III. ①书评-法国-选集 ②散文-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①G236 ②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2646号

笔走皇林村

出版人 和 龔

策划编辑 蒙 木

责任编辑 高立志

编辑信箱 momofofo@sina.com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246(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305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自序

自从为报刊撰写读书记以来,读书这码事就较少从消闲或趣味出发。哪部书得奖,哪位新秀冒了出来,哪位名家出了新书,你得马上跟风。读书也得格外留神,去掉个人喜恶,摒弃垂钓采花的闲逸,一边读一边动脑筋,因为绝非书看过就丢过一边。你看书,不单是你与书的关系,还得考虑如何以一篇短文介绍给读者。于是,这场人书恋就有第三者介入,关系难免复杂了。

有时你想,读书只为闲情或个人兴趣真好。为读而读,茶余饭后睡前随便翻翻,翻到哪里是哪里,自由而随意,不必考虑有所作为,打发时间就好。回想学生时代读书,一味任意南北东西,随手拿起一本书就是你要看的书,一如到郊野散步,随便找个方向就是你的方向。有一段时间,总是将脖子伸得老长,眼睛望得老远,一味搜索外国翻译作品,总是远的,外国的东西好。韩波是“生活在别处”,而我是“真理在别处”。普希金、屠格涅夫、雨果、司汤达……都很好。而近在身边的呢,跑不了,总会轮到的。到国外以后,生活在另一种文化氛围中,却又希望在中国的文化气息中小息小憩,还是望向远处,今回远的是中国。于是,《红楼》、《老子》、《庄子》、《三国》……旧爱新爱,一下子都成了新宠。远离故土,到底还有曹雪芹、苏轼、老庄近在身边。虽然依旧是东捞西搜,一知半解地读着,左眼入右眼出,书翻过了就算功德圆满,到想引述一个句子,面对重重叠叠的乱书堆,总也翻不到它的出处,正是“书到用时方恨多”,然而,到底还算感觉到,外国人所发现的真理,

中国人早已发现过；外国人在哲学、社会、伦理、道德等各方面的金科玉律，古往今来，中国人都说过了。

读书是文化传统和知识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承继，是精神和审美的渴望和追求，它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志趣、修养和价值取向。但这是被动的接受，跟作家创作的主动性有所区别。作家透过现实去创造另一个世界，给现实另一双翅膀，用语言推动它起飞。这个世界带有作者本人的理想、意图、哀乐，甚至个人的逻辑，志在道出生活的所以然，它的声音、颜色、形状。有些书籍也像卡夫卡的《城堡》，是一个遥远的存在。声息相闻，却不容易抵达。如何将那声息或所以然，以一个中间人的姿态传递给读者，是书评人要做的事。评论家可以是棍子，这曾经是某种特殊环境下的现象。就一般而言，书评人大抵是作者的同谋，站在他的立场上，在他和读者之间起一道桥。要是人家从你发出的信号中，还能感染到作者的衷情、热忱，对他的美感、痛感或快感有所感应，有兴趣去翻翻这部书，你就功德满了。

当你看过一部新作，想写点什么，首先会想，应该从那里入手？从作品？从作家本人的经历、外貌或轶事？写都德，就从他的《磨坊信札》的序言写起，因为这篇序言，是以磨坊的买卖合约为基础写成的？写拉马丁就从他竞选总统的一败涂地，成为文人问政，却傻态可掬的笑话？写马金尼就写他一身大北寒气？写史奥朗就写他做人的苦处：“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写韩波、魏尔伦，就写他们永远选择地狱，或者本身就是地狱？写罗曼·加利，就写他的神秘莫测，你抓不住他的真实？

作家有时从历史，社会，人生严峻的一面着眼，将重量倍增，雨果让沙威最后投入塞纳河；托尔斯泰让安娜·卡列尼娜卧铁轨；福楼拜叫包法利夫人吞下砒霜。有时从轻发落，四两拨千斤，聂赫留朵夫毁掉马斯洛娃一生，为赎罪作出牺牲后，终于找到了出路，《复活》了；契诃夫悲天悯人，对肮脏小木屋里的农夫世界满怀诚恳；博马舍的快速轻盈，鬼火般的闪烁，写尽人的轻浮，却使他们逃出生活的重力；马拉美对纯艺术的尊崇，对无神的神秘的探索，使他得了个不伦不类的“星相学诗人”称号。总之，作家们将人世间的深浅高低，明暗虚实，前后左右，都测量过了；在文学实践当中，大题小做，小题大做，无中生有，从梦想到现实，从现实到梦想，将时序颠倒压缩，都尝试过了。有一年夏天，《费加罗报》文学版组织了一个专辑，为一些作家制造子虚乌有的“经

历”。于是，图尼埃（M.Tournier）一个往后跳，跳回到二百八十多年前，去跟《鲁宾孙漂流记》的作者笛福（Defoe）相会，一起畅谈文学；贝松（P.Besson）为斯大林和纪德安排了一顿晚餐；根据圣勃利（Saint-Bris）的设想，巴尔扎克 1850 年病危，雨果去探望过他以后，他活过来了，两年后进入了 he 梦寐以求的法兰西学院，被拿破仑三世封为男爵，年终七十七；迪图（J.Dutour）没有让韩波在马赛医院死去，他的母亲、姐姐把他接出来，从此不再谈诗歌，称他过去的作品为“洗碗水”。两年后结了婚，养了四个孩子，还当上殖民官，成为索马里参赞；名记者 P.P.A. 幻想他换上了拜伦的脑袋……

有的作家企图改变历史，拿破仑当年兵败滑铁卢，如果他从小大西洋乘美国轮船到达美洲，对于一个才四十六岁的人，是否还有一番作为？希特拉曾经梦想成为画家，但美术学院没有接纳他，他感到十分沮丧，日后就从战争来进入生活，把战争作为生存的理由。如果他当年的愿望实现了，世界会变成怎样？第一次大战的英雄贝当元帅，如果在二次大战末期，突然改变主意，放弃维琪政府，乘船到阿尔及利亚与戴高乐相会，法国还有戴高乐么？或者，又或者……这一连串的结果、或者，都可以成为话题，成为幻想空间。总之，大家努力去发现空白，填补空白。

事实上，文学经历了长途跋涉，产生过大量文学作品，每一代作家都有所承继，但都离不开太阳底下的旧事。手头上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虚无主义，理性，非理性，都玩得有点过于乏味了。从荷马以后，同样有太阳，有生活，有土壤，有梦想，然而，大家不得不承认，每一代作家都在重复前人的作品，都是变奏。而目前必须面对的新局面是，书商的贸易数字中，文学作品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都说现代科技资讯挤掉了文学空间，实用书和通俗作品更加寸土必争。雨果当年一部诗集的版权，可以购得一座数层楼的华宅，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大家担心文学的前途，一如担心威尼斯的陆沉。2005 年 5 月在法国圣·马洛城举行第十五届国际旅行作家大会，讨论中心是，未来的文学将会怎样的？

古希腊时候，德尔斐（Delphé）被认为是世界中心，因为它是哲学、文化中心。而现在呢，哲学和文化再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没有了中心。大家每天谈的是全球化，是生产指数的增长，是商品的倾销和反倾销。面对这个新形势，作家勒布里（Michel Le Bris）对未来文学有这样的设

想：“一个涨潮带走了我们所有的标记，动摇了我们某些信念。数百年来退向自己放弃前卫之后，当大家相信小说这种形式进入困境时，突然出现了文学新事物，它喧天哗地，五彩缤纷，多样杂交，它终于使我们看到读到一个正在诞生的世界。”在这个新文学世界里，“五大洲的文化互相搅拌，互相渗透，互相碰撞。”勒布里设想以这种嘉年华式的声音、色彩和耀眼争辉，来把我们带入新文学时期。但作家德翁有一句话：“世界性的大堆头文化，不能在理性和感觉上汲取各民族的智慧。”

笔者就在这个缤纷的文学世界中东走西走，“且吟白纈停绿水”，“却伴青霞入翠薇”，写写看看，写了好些年读书记。写书评，是在别人的成果上做文章。通过复述、感受、分析，从个人角度出发，带着个人色彩，来扮演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中间人，完成一种传递。也必然将自己的情感、见地或审美一并传递了。不知不觉间，把生活中的苦乐，读书的快意或劳累，变成了写作的趣味，一种打发日子的手段。

本集“情结中国”栏目中的法国作家，大抵与中国有或深或浅的关系。有较长时间作为外交官生活在中国的克洛岱尔、圣琼·佩斯；有醉心于中国文化的谢阁兰；有中国问题专家佩雷菲特；有出生于中国的博达·吕西安；有作为侵略者来到中国的洛蒂……他们以不同的角色和态度来到中国，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知见俄罗斯”一栏是俄国作家故居观访或文化游踪，也有人物、博物馆、名胜等的描画。其余绝大部分篇章，是跟踪文坛动态的读书札记。

笔者第一本书话是《巴黎读书记》，那时候，在巴黎生活时间较多。从混饭吃的摊子退下来后，为逃避巴黎的噪音，原意或引申意的噪音，在皇林村(Bois le Roi)居住的日子越来越多。该村属枫丹白露区，这个区域是一部历史字典，法国大部分历史从那里走过，不少地名都有一个故事。这是另一个话题。笔者要说的是，生活在这条村庄里，虽说是“尽借篱落看秋风”，但它浑然空阔，它的水汽阳光，它的斑驳色彩，无意间已闯进你的精神世界。到第四部书话命名时，就试着跟它连在一起。Bois le Roi原意“王林”，唯恐与人名相混，故译作“皇林村”。翻译不贴切，但从“王”到“皇”，到底是提升了。

2007年7月于皇林村

目录



自序	001
----	-----

情结中国

寻找中国	002
圣琼·佩斯与雷雪	010
中国吕西安	019
克洛岱尔—领事大人高禄德	023
“中国先生”佩雷菲特	029
瓦莱里与梁宗岱	033
洛蒂的东方情结	040
中国博物馆里的意识流	047

与书有约

当《一无所知》返回巴黎	054
马金尼的音乐人生	059
拿破仑的文学世界	064
杜拉斯，爱情是不能解释的	071
风雪世界或超越命运	075

不是失乐园	080
地面地下，情人敌人	084
故事结束 故事开始	088
秀才上战场	092
蒙田，一个文学化的哲人	096
“卡吕普索号”的梦想季节	105
圣·艾克絮佩里，天上三新星	109
凡尔纳，科幻王国的建筑师	112
努利斯耶的新事物	116

知见俄罗斯

白夜城的荡游人	122
城在水云间	129
一头习惯了冬天的熊	138
普希金面对法兰西	143
青铜骑士之城	150
《碧姬典娜》，你在哪里？	157
在俄国的“伏尔泰中心”	161

作家与缪斯

普鲁斯特的守护神	166
从马赛到福州	173
屠格涅夫的法兰西岁月	179
雨果阴影下的女人	187
左拉的婚内婚外	194

人风文风

韩波的《醉舟》人生	206
博尔赫斯，一个现代的神话	211
与历史开《玩笑》	217
永远巅峰的索莱尔	220
萨特总值的递减	225
戈多来也不来	230
福楼拜的抉择	235
萨冈的多彩人生	242
小欢小乐与小烦小忧	247
随心所欲柯莱特	251
玛利亚的身后传奇	255
德翁，一个永远的怀旧者	259
卡夫卡或第四维空间	262
加缪，幸福的西绪福斯	269
弄虚作假亦游戏	273
雨果的流亡年代	276
龚古尔奖和龚古尔	284
撒哈拉的自由魂	288

皇林拾叶

上河喂天鹅	296
两重节奏的春天	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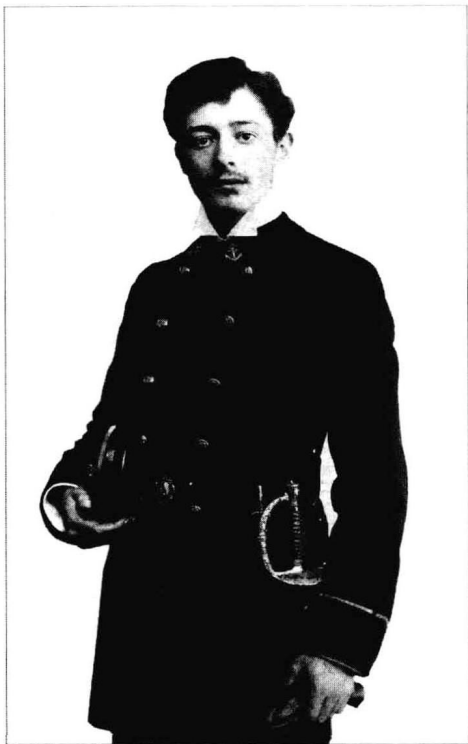
情结中国

寻找中国

谢阁兰这个名字很中国。意象声韵透出一种古风。男性取上一个“兰”字，越发使人想起诗画。古代诗人尝咏：“水盼兰情，总平生稀

谢阁兰的戎装照片

谢阁兰作为海军军医，却更热心于艺术和精神世界的探索。



见”，“幽兰旋老，杜若还生”。晏几道的轻狂，是“兰佩紫，菊簪黄”。然而，拥有这个名字的是法国人Victor Ségalen（1878—1919），是他自己起的中国名，决非随便一个译者给他的翻译。

在谢阁兰的小说《天子》手稿中，你可以在法文中看到一些中文字，如：“朕”、“女真”、“司马迁”、“前汉”，还抄录了朱熹一段文字：“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继承天地统理人物，则大君而已，故为父母宗子。”

抄录只归抄录而已？不，他为自己的诗作《Nom caché》起的中文命题，就有本事叫《讳名》，而不叫《隐名》。

一个洋鬼子在文学实践中使用几个中文字，且用得别致，还在其次，使人觉得不寻常的是，在清末去到中国的一个洋人，没有以倨傲狂妄的优越感，一味猎奇于男人头上的辫子，女人脚下的“三寸金莲”，而是通过浩瀚的文献、典籍、年鉴，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物，尽管深入到中国文明的内部。他企图寻找的是朱熹的中国，太史公司马迁的中国。

谢阁兰原是一个海军军医。于他来说，这只是处世立身的职业，内心深处却另有追求，他毕生致力于艺术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天生就一副艺术家气质的他，少年时代荒废学业，但钢琴技巧突飞猛进，诗才日益展现。他结交了一些音乐家，音乐生活又将他引进文学世界，日后，他就以诗人身份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位。

由于职业需要，他经常跟随军舰游弋四海，视野开拓了，在不断的探索中，好奇心永远得不到满足。涉足大溪地期间，他深入当地民情风俗，对毛利人的风俗习惯的消失有所思考，写下了《远古》等作品。但1909年于他，才是生命中重要的一年，他跟随军舰远征到古老的中国去。

出发之前，他曾经进入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学习中文，间接地接触到中国。

作为一个富于梦想的艺术家的，脑子里已经有一个梦想中的中国。他不知道日后看到的真正中国是怎样的，但当军舰抵达香港时，他不认为香港是中国，不，它只是英国的殖民地；再转达上海，上海也不是中国，它的殖民地色彩太浓厚了；最后抵达北京，才认为真正到了中国。为生活在一个最地道的中国环境中，他选择在天安门附近安家，住进一所四合院里，将其中一个室命名为“陶瓷堂”，称之为“我梦想的皇宫”。当他在“陶瓷堂”抽着鸦片，一边把弄着从古董铺搜集回来的玉器、古画、瓷器、铜器、古籍线装书的时候，是否觉得已经找到了“中国之魂”，还是依稀生活在当年的中国梦当中？

使他无时无刻不在感知的，无疑是中国的“天子”。他参观过十三陵，每天绕着紫禁城打圈，只觉得在这个辽阔广大而古老的帝国里，天子是无所不在了。就连他这个外国人，也感觉到他的重力。这个人物在脑子里萦绕的结果，才落脚定居了几个星期，已经计划围绕着这个独一无二的，庞大无比的人物写一部书，就叫《天子》，作为他到过天子国度的信物。他想象这个人物一定非常高傲，贵不可言，像五千年历史般古



谢阁兰在北京的“陶瓷堂”

谢阁兰为生活在最地道的中国环境中，在天安门附近一间四合院安家，其中一室命名为“陶瓷堂”，称为“我梦想的皇宫”。

老而满涵智慧。谢氏野心勃勃，希望书成后，成为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书。至于天子的原型，现成不过，自然是光绪。这个人物使他感兴趣。作为一个活在深宫里的大君，还能跟上时代脚步，是个改革派。但中国的国情是，老朽势力根深蒂固，这种家长式的势力从来被认为是正统的，不可触犯的他敌不过慈禧这个太上老君，他失败了，被囚禁到瀛台这个城中之岛，

成为一个虚设的人物，郁郁不得志。谢氏去到中国的时候，他崩驾不到一年。

他有意写《天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军舰的海军司令和几个军官，曾经有机会进入紫禁城觐见幼帝，他是其中成员之一。

但是，凭一次进宫经验来写那部大书，资料远远不足，必须搜集大量的生活材料。他骑在马背上，绕着紫禁城一趟又一趟地打圈，希望找到一条通向城内的“小径”，或者找到一些知情的人，打听里面的情况。但枉费心机，紫禁城密不透风，它的秘密永远不会从宫墙上冒出。他望着护城河兴叹。

就在那时候，他结识了莫理斯·鲁瓦（Maurice Roy）。他是法国派驻北京的邮政局长的儿子，在中国生活了四年，说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局长把儿子介绍给谢阁兰，帮助他学习北京话。这个年仅19岁的法国青年，意外地给他提供了无数皇宫内部生活的细节，直至皇族的秘闻。说他之所以对紫禁城了如指掌，是因为每逢初一、十五，他跟随一个戏班子入宫，给裕隆太后演戏，成了这个皇族家庭的朋友，也曾经是光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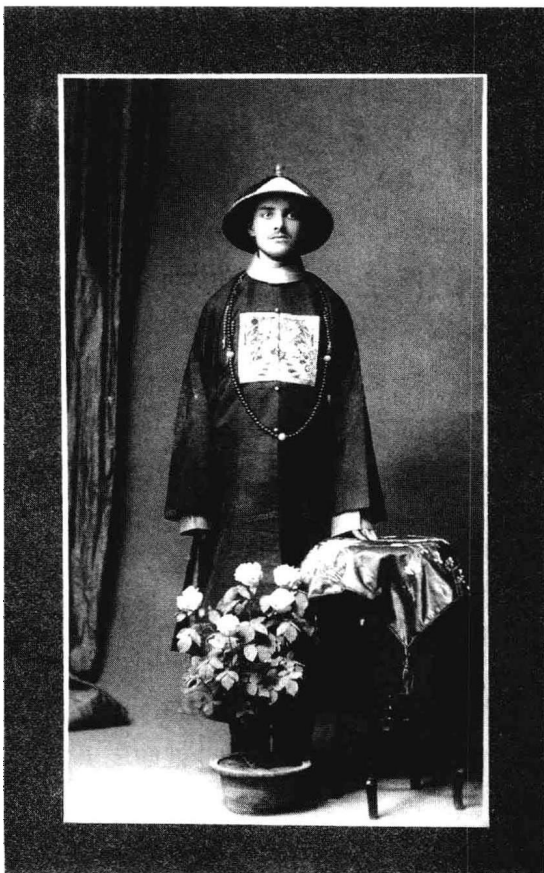
朋友。还透露，他是秘密警察的头目。光绪逝世后，他成了隆裕太后的情人，还养下了一个女孩子。这种惊人的戏剧性情节，顿使谢阁兰满腹狐疑。是耶？非耶？他无从判断。或者，这个青年也像他，正在做着一场很深的中国梦？对紫禁城内的秘密，也怀着高度的热情，以致用年轻人荒唐的想象来代替现实？他也无从证实。唯一可以证实的是，鲁瓦对当时秘密进行着的辛亥革命，的确有所知。谢阁兰把这个口述以日记形式，集成了一个集子，1910年着手写《天子》所使用的资料，基本上从这个口述而来。

《天子》的写作断断续续，是因为写其他作品把时间挤掉，还是因为鲁瓦的突然猝死，越发使他堕入五里云雾？这部作品经过两次修改，到头来不曾真正完成。直到1917年，才在法国《文学年鉴》上发表了一些片断。总体来说，这部作品不成功，尽管谢阁兰对它期望很高。

紫禁城这个最高权力机关，从来就是一座禁城，外禁内也禁，生活在城外的人不可能知道城内的世界，也像卡夫卡的《城堡》的不可抵达。生活在里面的人呢，也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否则，光绪就不会被慈禧送上瀛台。紫禁城就是这样一座禁城。一个外国人想了解其中秘密，无疑比登天还难，这是谢阁兰所不了解的。后来他根据口述，就以鲁瓦这个有趣的人物为

莫里斯·鲁瓦的清装照片

谢阁兰曾据鲁瓦的口述，写成小说《雷尼·莱斯》，以鲁瓦为主角。出版时，这张照片印在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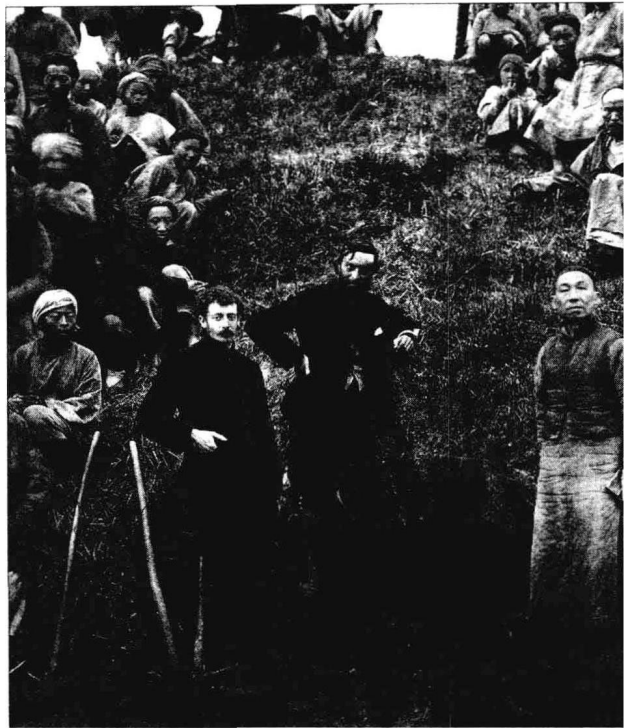
原型，另写了一部《雷尼·莱斯》，从鲁瓦的传记演绎为文学作品。1922年出版时谢氏已经逝世三年。

谢阁兰不曾从“天”上找到中国，他改变了一下路向，脚踏实地从大地上寻找。

像马尔罗那样，谢阁兰同时驾驭着梦想和现实两套马车。无论梦想和行动，都被强烈的意志左右着，被一种美学风尚引导着。1909年9月，他到达中国才三个月，就跟吉尔贝·德·瓦赞（G. de Voisins）结伴出发，进行第一次考古。第一站到达古都西安，跟着下来的路线是兰州、成都、重庆；1914年3月，他与德·瓦赞，和后来官拜海军大将、在二次大战时候牺牲的拉蒂格（J.Lartigue）三人同行，进行第二次考古，这次考古的最大收获是确定了秦始皇陵的位置。它是“以黄泥堆叠起的陵墓……长方形的底座还明显，山脊剥得圆浑，强大的建筑工程队伍将山头捏成圆形。”他们还将这个发现通知了中国当局。另一个收获是在干县的干陵唐高宗墓附近，挖掘出一个麒麟；1917年的第三次远征，准备一直考察到西藏。出发前他给妻子写信：“明天我就要出发，我带着武器，有六匹驴子的行李，24块24×36的玻璃感光片，我希望全部使用上，感光片用来记载这次旅行的重要场面。”但这次行程因第一次大战爆发而中止，经昆明取道越南河内返回欧洲。这次考古拍摄的所有照片，到1919年他40岁逝世时，一直没有发表过。81年后，即2000年的夏天才第一次面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展出。他一生不求闻达，只潜心著述，生前只出过三部书：《远古》、《古今碑录》、《画》，1970年代以后，其余作品才陆续问世。

关于秦始皇陵，《史记·秦始皇本纪》有所记载：“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汉书》对秦始皇陵的位置和内部也有记载：“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石椁为游棺，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中国人对这个陵墓的存在是有文字记载的。年长月久下来，它的准确位置逐渐被一般人遗忘，就像庞贝古城，被维苏威火山灰覆盖后，曾经长期被遗忘那样，也是可能的。谢阁兰只说他们确定了皇陵的位置，而没有居功说发现了它。对于中国文物，他无意以各种理由掠走，而是

使之在中国继续存活。辛亥革命后，他担心由于帝制的瓦解，导致文物被摧毁或散失，曾经借助给袁世凯的儿子治病的机会，向袁氏提议成立一个中法基金会，专门保护中国文物，或者创建一个中国文物博物馆。之前，这种休戚相关的精神，还表现在一次更为可贵的行动中。1910年，满洲山海关的乡村发生鼠疫，导致了五万人死亡。其中一位名叫梅尼（G.Mesny）的法国军医，参加了医疗救治工作，不久染病身亡。谢阁兰自动请缨去填补他的位置，1911年1月，带着医药器材开赴山海关的小村落。



谢阁兰在函谷关

1909年、1914年及1917年，谢阁兰（左）在中国进行了三次考古活动，此图摄于1914年3月，地点在俯瞰黄河的函谷关附近，中立者为德·瓦赞。

谢阁兰的考古活动，使他直接接触中国大地，对中国的认识，有别于从鲁瓦口中认识的中国。第一次考古到达西安时，发现那里有着森林般的墓碑。它们竖立在坟场、寺院、山坡和大路旁。这位中国古代的探险者，为那些刻满了墓铭的墓碑所震动，且十分着迷。他对传统的美都有一种敏感，连同大溪地毛利人的声调在内。之前，他曾经大量阅读中国文献、年鉴，在综合概括过程中，给自己的思考定位，丰富自己的艺术才能。西安之旅于他，越发成为一种精神历程。他说：“永远是这样，人的远行只不过是一场深入自我的旅行。”今回，他摒弃了对中国的“天”那种直接而热切的追求，采取保持距离的态度，与现实世界稍稍分开，即使脱节也无关紧要，与其身历其境，不如心历其境，重要的是走向自己心灵的深处。他大量阅读墓铭，发现它有别于西方传统的文学形式，于是，他借用了这种新的表达形式，来思考发问，来诠释内心世界，